

# 直播带货风行之下，什么样的书才能“破圈”？

□上官云

“3、2、1，上链接！”网络时代，直播带货风行。眼下，图书与直播间也似乎正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不只是专业主播，作家、图书编辑也可以现身直播间，有效互动，拉近与读者的距离。此外，有媒体报道，有不少作家通过短视频，在购物直播平台推荐自己的书或为其他书带货。

什么样的图书“直播带货”才能“破圈”？哪些直播内容可以有效吸引读者？带着这些问题，中新网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以及读者。

## 成为亮点的线上直播

在日前举行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，直播间并不鲜见。也有人认为，线上直播是本届图书订货会的一大亮点。

记者在现场了解到，不少出版社都有直播活动，订货会现场的直播间里，也有主播在声情并茂地推荐图书，为网友讲解内容。

据媒体报道，此次订货会首次开通了“社长荐书”直播间，邀请各大出版社的社长总编、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荐书。

“很早之前，有些出版社就开始做直播了，但类型不太一样。”有读者对记者说，其中，一部分直播就是单纯地对讲座、对谈等文学活动进行直播，也有一些是直播带货，也就是卖书。

她说，自己也会在网上的直播间买书，每次看直播，最想了解的是图书内容、文学内幕，如果是童书，那么想知道能对孩子有什么好处，适读年龄等，也能淘到好书。

## 直播带货 好书“出圈”

直播、短视频等网络时代流行的推介渠道，让优质图书更容易出圈。《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》中的多项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任溶溶：

# 用翻译让中国孩子读到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经典

他是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之父，翻译了《夏洛的网》《安徒生童话》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，总字数逾千万字。

他集翻译家、作家、诗人、编辑家、出版家于一身。

他是“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者”，他的翻译和创作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，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儿童的成长。

他就是任溶溶，一位文化智者，一位童心永驻的快乐“老顽童”。2022年9月22日任溶溶在上海辞世，享年100岁。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成为几代人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。

在70多年的笔耕岁月中，任溶溶翻译了大量英语、俄语、日语及意大利语等多种的儿童文学作品。他的翻译作品语种多，数量大，最重要的是以高质量的翻译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众多经典译本。《安徒生童话》《夏洛的网》《柳林风声》《长袜子皮皮》《木偶奇遇记》《小飞侠彼得·潘》等百多年来的儿童文学经典经由他的翻译在几代读者中广为流传。他还自译、自编、自费出版了十多本儿童读物，如《小鹿斑比》《小熊邦果》《小飞象》《小兔顿拍》《柳树间的风》《快乐谷》《彼得和狼》等。任溶溶的译文通俗易懂，亲切幽默，富有感染力。他善于发现儿童生活中充满童趣的语言、场面和情感体验，加以定格、放大、渲染，从而表现童年独特的生活情趣，恰如其分地做到了“紧贴儿童的心”。他曾如此表达初衷：“我翻译许多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只希望我国小朋友能读到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只希望我国小朋友能和世界小朋友一样得到快乐，享受优秀的艺术作品。”他把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儿童文学人物带到中国孩子面前，为孩子们打造一个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。

在翻译工作中，任溶溶感到为儿童翻译书必须牢牢记住这是写中文，更注意中文，注意祖国语文的规范化。在他看来，儿童文学除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，并使他们获得艺术享受之外，还要向他进行语文教育。孩子学习中文阶段，一篇短文或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在进行中文学习，因此

专职儿童文学的工作者都要有语文修养。“我为什么搞儿童文学？因为儿童文学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聊天、讲故事，我喜欢随便聊天，我用的文字也是大白话。”儿童文学作品最麻烦的是常有文字游戏，碰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照字面译，要改成相应的、在中文里也是有趣的东西，靠注释说明在原文里某字和某字谐音、某字语义双关等等，就会使作品乏味。译者既要对付得起读者，也要对得起作者，外国作家给儿童讲故事，不但要让他们听懂，而且听得有味道，改用中国话来讲，也同样要做到这一点。

“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，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国外读者说的活，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。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，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，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。”任溶溶说，自己是代替外国人用中国话讲他要讲的故事，Yes就是Yes，No就是No。他尽自己的力量，原作是怎样就翻译成怎样。

70年里，任溶溶翻译了300余种童话。他喜欢意大利的罗大里、英国的达尔、瑞典的林格伦。他说，自己天生就喜欢儿童文学，没有从事儿童文学之前，一生的道路就是为此做准备。

任溶溶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，虽然小说、童话、剧本等无所不译，但最感兴趣的是翻译儿童诗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花了很大气力译儿童诗，包括俄国叶尔肖夫的长篇童话诗《小驼马》（即《风羽飞马》）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、马尔夏克、楚科夫斯基、米哈尔科夫、巴尔托、意大利罗大里的长短儿童诗。在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中，儿童诗占很大的比重，有不少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是诗人。这是因为儿童诗在儿童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。儿童接受文学作品是从催眠曲开始的，是从听作品开始的，在识字以前听了大量儿歌和故事。儿童善于背诵，儿歌有韵，即使无韵也有节奏，容易记。并且儿童爱唱儿歌，这一点中外相同。“不少外国儿童诗的确是好诗，很有借鉴作用，值得介绍。”他说。

尽管诗的语言极难用别的语言代替，译诗又要符合原意，又要符合整首诗的音节数和押韵等，任溶溶依旧坚持翻译儿童诗的工作。在译诗的过程中，孩子们读起来是否顺口，是任溶溶最关心的。在探索儿童诗翻译的过程中，任溶溶接触到一些有韵律的外国儿童诗，他尽力在引进诗

体方面也进行尝试。任溶溶常跟青年读者说，原诗的内容和结构，在翻译的诗里基本上是保持的，但文字却是译者的了，它甚至可能比原作的文字更好，当然，往往是比原作的文字差。读者，特别是文艺工作者，即使对译文不满意，也不妨硬着头皮读一读，透过译文看看原作的内容和意境，从中得到点什么。

对于写诗，任溶溶说：“诗要引人入胜，儿童诗最好从题目起就吸引孩子，诗的结尾又有回味。”除此之外，他认为诗的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，得在生活中善于捕捉那些巧妙的、可以入诗的东西，写下来就可以成为巧妙的诗。他说：“我翻译诗的过程是我学习的过程，我很有兴趣看一些成功的儿童诗人如何从生活中取材，又怎样巧妙地表现出来。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眼力和功夫，使自己也善于从我们的生活中取材，巧妙地表现。”

任溶溶好奇心强、创造力强，从不守旧。他一直翻译人家的东西，有时感到很满足，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，心想要是让我写，一定换一种写法，保证孩子更喜欢。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任溶溶常到孩子们的集会上去讲故事。讲外国故事讲腻了，很想针对孩子们的情况讲点别的什么，于是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《一个天才杂技演员》就这样产生了。这两个童话都被改编并拍成了美术片，一个拍动画片，一个拍木偶片。尤其是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，在1962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动画片之后，成为银幕上常映不衰的经典之作，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的形象陪伴着无数孩子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。

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，任溶溶认为应该熟悉、借鉴外国儿童文学。比如有安徒生奖，两年评一次，评出来比较好的作品，翻译工作者就应该及时介绍，应该让中国作家参考。任先生说：“我感到在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方面要做的事很多，世界上有不少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还需要介绍，同样重要的是给儿童文学工作者整理出一套好书来。”这也是任溶溶对儿童文学工作的夙愿之一。至于哪些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，他选择的标准很简单，那就是外国古典儿童文学作品，流传了多长时间，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；还有一条标准就是好玩、有趣。

但是任溶溶最关心的还是希望有人继承翻译事业，出来一些专门翻译儿童文学

“新媒体为出版社提供了直接面向读者的更多可能。”她说，“懂书且善于表达的主播把书的核心与精华，以及读者可能最需要的点提炼出来，在面对面沟通中与读者及时互动，精准有效实现内容价值。”

另外，对主播而言，如何精准把握一本书的内涵和附加价值，并找准它与读者实际需要的契合点，非常考验文化功底。

“同样都是图书的直播带货，我更愿意围观有文化且接地气的主播，能从中了解到这本书本身的文化价值，也想知道它对我有什么实际帮助。”有读者如是说。

## 对优质“内容”的坚持

有人认为，直播间是好书与读者相遇的平台，图书想要通过直播带货破圈，必须有优质内容。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，面对直播带货的风潮，要保持清醒。

对图书销售渠道而言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看来，不管是直播带货还是短视频，都是手段和过程。科技在不断进步，它们不会是终极形式，很可能还会有新的变化。

“出版业要用好这些工具，同时要有理性的认识和判断，就是说，我们在生产精神产品，不能让手段和形式带着走，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定力。”他表示。

作为知识和文化的载体，图书具有不同于其他商品的特性，甚至有些时候，它们的形式本身就是“内容”，能够吸引读者。

臧永清举例，“比如我们社做四大名著，《红楼梦》有大本本，也有精装书，可以收藏。下一步我们还要做线装书。就是要关注读者需求，用形式促进产生新的内容，要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好。”

某种意义上，直播带货其实是双向的。正如冯小慧所说，我们有头部主播这样的外部资源，同时也有对内容价值的坚持，有优质作品在手，最后才可能达成一个理想的效果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中有一首《东城高且长》，这是汉代文人的首在墙根下想入非非的言诗，也是由苦闷、哀伤到美妙遐想的抒情诗，原诗如下：

东城高且长，迢迢自相属。  
回风动地起，秋草萋已绿。  
四时更变化，岁暮一何速！  
晨风怀苦心，蟋蟀伤局促。  
荡涤放情志，何为自结束！  
燕赵多佳人，美者颜如玉。  
被服罗裳衣，当户理清曲。  
音响一何悲！弦急知柱促。  
驰弦急中节，沉吟聊踟蹰。  
思为双飞燕，衔泥巢君屋。

白话译文大意如下：

帝都洛阳东面的城墙又高又长，弯弯曲曲又回环相连。墙下那强劲的秋风旋转而起，把那葱绿的青草吹得一片枯黄。四季的交替变化，转瞬之间一年又很快过去！名为晨风的鸷鸟在秋风中忧伤地盘旋，蟋蟀的悲鸣更加局促和伤感，这些都让人苦闷。为什么不扫除所有的烦忧，敞开心怀去拥抱生活的乐趣呢，何必自我约束！燕赵之地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美女，你看那个美女的肤色如美玉般洁白滋润。她穿着的罗衣正随风飘拂，她坐在窗前弹奏着清商的曲子。那乐曲为何这样悲伤呢，而且弦音又这样高亢激越，是弦柱调得太过紧促的缘故吧。听着，听着，我神思飞扬，不由得抚弄衣带，反复地品味着曲子的含意而踟蹰不前。我多么想与她化作双飞燕，衔泥筑巢永结同心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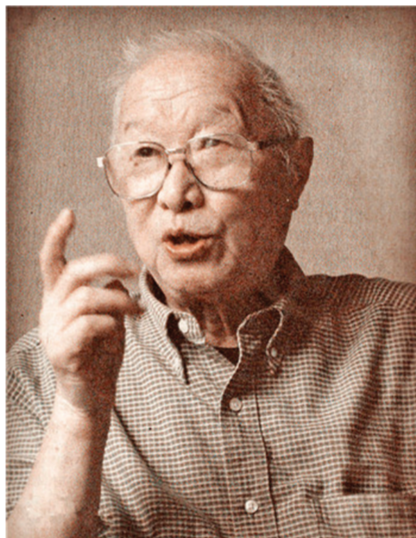
此诗是作者在洛阳东城门外徘徊时的所见、所感和所想。如果心无挂碍，心情愉悦，这肯定是一个美丽的秋天。这时候一定是天高云淡，金风送爽，长空雁阵，鸷鸟翱翔。可作者看到的是弯曲的城墙伸向远方又回环连接，这是为后面的“何为自结束”埋下伏笔，意味着在这围墙内的生活让人苦闷，墙外尽管“回风动地起”，但是也把生机勃勃的青草吹得枯黄，吹得凄清，想想人生也会如此，就让人更郁闷。即使这样，季节的变更依然“一何速”！无论是怅然若失的作者，还是天空中盘旋的晨风鸟，抑或是在秋草中悲鸣的蟋蟀，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仿佛都在互相映照，都沉浸在秋意的瑟缩里，都感受着时光飞逝的迟暮之悲。

苦闷的日子里，城墙尽管又高又长，毕竟因禁不了作者，他徘徊在东城门外，仿佛在寻找什么，其实也是思索着什么，这就是作者开始了自我的救赎。经过一番压抑之后，作者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表现在语言上，就是诗风急转直下，好像当头一喝：“荡涤放情志，何为自结束？”这时候，在他的心里，前面“高且长”的东城，衰败的秋草，怀苦心的晨风鸟，局促不安的蟋蟀，全被他抛于脑后。实际上，这是作者自我斗争后的觉醒，他要终结那些苦闷，他不想再伤感，他要放开自我，他要把一切烦恼抛弃，去寻求生活的乐趣。

恍惚中，作者似乎做到了，至少在思想上实现了。你看，他立马想到了“燕赵多佳人，美者颜如玉”，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燕赵佳人肤色白如玉，她穿着的罗衣在清风中飘拂，那是多么的美妙动人！她坐在窗前弹奏着清商的曲子，那曲子是那样的伤感，让人顿生爱怜。也许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，使琴声变得高亢激越，这些都无所谓，让他听到入迷就行。作者脑海中所想的，活灵活现，仿佛电影镜头一般闪现，这正是梦中的细节。作者听着，听着，便开始无限遐想，手情不自禁地抚弄衣带，脑海里反反复复地品味着曲子，最后他只愿与她化作双飞燕，永结同心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作者在秋日里的一个美梦。在他做梦的时候，东城仍是“高且长”，秋风仍会吹着那些枯草，鸷鸟也许累了停下了盘旋，蟋蟀的鸣声只会越来越微弱。梦想的人，总会有梦醒时分，他梦醒时也许发现自己正倚靠着城墙流口水？一只蟋蟀正懒洋洋地爬过他的手背，他有点讨厌它，疑心是它搅扰了他的幽梦。而这个美妙的梦会不会让他梦醒后倍觉凄凉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这场白日梦之后，秋意肯定还会加深得太快，但是冬天仍会如期而来，这个做梦的人该干什么，他应该不会忘记。在苦闷的年代，无法拥有得意的人生，无法“荡涤放情志”，作者有了这次梦，也许下次还会有另一个梦，现实的“局促”和束缚的“结束”，终要等到社会变革的到来才会结束。

读罢触景生情的《东城高且长》，我想到了唐朝罗隐的《自遣》：“得即高歌失即休，多愁多恨亦悠悠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愁。”人生苦短，无法改变时代，不如改变自己，有时候的确需要像罗隐一样潇洒。而时机到来时，我们何惧作一次突围，不要管它城墙有多高多长，有梦想就是好的开端，熬过那些难熬的日子，我们终会变得越来越坚强，雨后天晴之后，终会彩霞满天。热爱这个世界，热爱我们的梦想，热爱我们的生活吧，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笑看风云，笑看人生。



任溶溶，本名任以奇，祖籍广东鹤山。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。1946年1月，以易嘉的笔名在《新文学》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翻译作品——土耳其作家萨德里·埃特姆的小说《黏土做的炸肉片》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儿童文学翻译之路。

的翻译家。“现在这支翻译队伍人数太少了。我们需要的是拿来主义，还需要更多的思考。目前的儿童文学创作都很用功，翻译成外文是另一种要求，要求对外文像外国人自己讲话一样，这是另外一种功夫，是两样不同的事情。”

任溶溶八十载笔耕不辍，在儿童文学翻译、创作和出版领域成就斐然，为儿童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精神成长，也为众多创作者开启了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。他曾多次获得重要儿童文学奖项，其中有“陈伯吹儿童文学奖”杰出贡献奖、“宋庆龄儿童文学奖”特殊贡献奖、中国翻译家协会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“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”“儿童工作白玉兰奖”。任溶溶曾说：“与儿童文学结缘是我一生的幸运，为了繁荣儿童文学创作，我要不断地探索，不断地创新。”任溶溶毕生的追求就是为孩子们打造一个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。他做到了，无数的孩子在他用文字打造的文学世界里快乐成长。

来源：21世纪英语传媒

# 笑看风云

——读《东城高且长》

□宋春米



窗前春色 雅文 摄

